

小品文研究

編 伯 素 李

新 中 國 書 局 出 版

究研文品小

編伯素李

版出局書國中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

▲小品文研究▼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者 李 素 伯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華國印刷所

上海蒙古路北公益里十二號
上海虹口鄧脫路周家嘴路口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廿七號

新中國書局

發行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次

| | |
|------------------------|-------|
| 第一編——什麼是小品文..... | 一一一三一 |
| 一 小品文的意義..... | 一 |
| 二 小品文的特質..... | 五 |
| 三 小品文與詩歌小說戲劇..... | 九 |
| 四 小品文舉例..... | 一四 |
| 第二編——中國現代小品文發達的原因..... | 一三一三五 |
| 一 引言..... | 一三一 |

二 現代生活的趨勢.....二五

三 歷史的背景.....二八

四 外國文學的影響.....三二

第三編——怎樣做小品文.....三六一八五

一 作者的修養與準備.....三六

1. 要有生活的吟味力.....三八

2. 要有深入的觀察力.....四一

3. 要有豐富的想像力.....四五

4. 要有適當的表現的工具.....四八

二 作法上的要點.....五五

1. 卽興的題材.....五七

| | |
|-------------------------|--------|
| 2. 細處的着眼..... | 六二 |
| 3. 統一的情調..... | 六五 |
| 4. 印像的描寫..... | 六七 |
| 5. 暗示的寫法..... | 七四 |
| 6. 緊湊與機警..... | 七九 |
| 第四編——中國現代小品文作家與作品上..... | 八六——七二 |
| 一 引言..... | 八六 |
| 二 周作人——魯迅..... | 八九 |
| 三 朱自清——俞平伯..... | 一一七 |
| 四 徐志摩——落華生..... | 一三〇 |
| 五 冰心——綠漪——陳學昭..... | 一四四 |

第五編——中國現代小品文作家與作品下……一七三——二〇四

- | | | |
|---|-----|-----|
| 一 | 葉紹鈞 | 一七四 |
| 二 | 郭沫若 | 一七七 |
| 三 | 鍾敬文 | 一七九 |
| 四 | 王世穎 | 一八四 |
| 五 | 徐蔚南 | 一八七 |
| 六 | 孫福熙 | 一八九 |
| 七 | 鄭振鐸 | 一九二 |
| 八 | 豐子愷 | 一九五 |
| 九 | 繆崇羣 | 一〇〇 |

小品文研究

第一編 什麼是小品文

一 小品文的意義

「小品文」是散文裏比較簡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風致的一種。在中國向來作為正宗發達着的散文文學裏，頗多這類作品而且很出色的。不過都是無意地做着，傳誦着，沒有以此成專集流傳後世；連「小品文」這個語詞，向來也是不大流行的。雖然也有人在古文裏搜集些篇幅不長異乎古文義法的雋逸的文字彙印成集，如陳天定的古今小品明十六家小品等，體裁和內容，都龐雜而廣泛；凡論說、序跋、傳記、碑誌各體都有，並且把詔

——令、箴、銘也都列入，這和小品的意義實在不很適切。周作人先生在《論美文》一文裏曾說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多兩者夾雜的……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牠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見談虎集。

這裏所謂藝術性的散文詩似的美文，實就是小品文，而從「牠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的一句話裏，也很可參得所謂小品文的內容的朦朧的意態。同時，周先生也承認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屬於美文——小品文的一類，但並不像舊選的體裁的廣泛了。

在西歐，原有一種 *Essay* 的文學，是起源於法蘭西而繁榮於英國的一種專於表現自己的美的散文。*Essay* 這一個字的語源是法語的 *Essayer*，即所謂「試筆」之意。——見出了象牙之塔——有人譯作「隨筆」。英語中的 *Familiaressay* 譯作絜語散

文。但就性質、內容和寫作的態度上，似乎以小品文三字為最能體現這一類體裁的文字。
廚川白村氏說明 *Essay* 的性質有這樣的話：

「和小說戲曲詩歌一起，也算是文藝作品之一體的這 *Essay*，並不是議論和論說似的麻煩類的東西。倘以爲就是從稱爲「參攷書」的那些別人所作的東西裏，隨便借閱，聚了起來的百家米似的論文之類，那就大錯了。」

有人譯 *Essay* 為「隨筆」，但也不對。德川時代的隨筆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雜記，或者街學家的研究斷片那樣的東西。不過現今的學徒所謂 *Arbeit* 之小者罷了。——見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

麻煩的論文，關於學術的零星的雜記，都不能算是小品文。這原因，便是小品文是須富有藝術性而不是如論文雜記之類枯燥的東西。不過在中國古人的雜記隨錄或談叢裏，卻有不少清新婉麗的小品文字，如宋蘇東坡的短牘題跋與說林，陸放翁的入蜀記，以及宋明清人的筆記日錄，雖然也都雜有學術研究斷片的記載。

那末，怎樣纔是小品文呢？關於這一點，廚川氏也有很好的說明：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香茗，隨便便和好友任心閒話，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興之所至，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為度的道理。也有冷嘲，也有警句，既有 *Humor*（滑稽）也有 *Bathos*（感憤）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相識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憶，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而託於即興之筆者，是這一類的文章。」

「興之所至」的一義，實充分的說出小品文抒寫時的自由與毫無顧忌的自我表現。冷嘲，警句，滑稽，感憤，是表現方法上的自由；自個人生活的記錄至天下國家的大事，這是內容材料選擇的自由。所以，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形，思想的變遷，情緒的起伏，以及所見所聞的斷片，隨時的抓取，隨意的安排，而用詩似的美的散文，不規則的真實簡明地寫下來的，便是好的小品文。

二 小品文的特質

正如一切的文藝作品一樣，自我表現爲作品的生命；作者個性、人格的表現，尤爲小品文必要的條件。

文學是不能離開人生而存在的，文學作家離了生活，也便沒有真實動人的作品。厨川白村稱文藝爲「嚴肅而且沉痛的人間苦的象徵」，所謂「人間苦」就是「在內有想要動彈的個性表現的慾望，而和這正相對，在外却有社會生活的束縛和強制不絕地迫壓着。在兩種的力之間，苦惱掙扎着，由此發生的衝突和糾紛，就成爲人間苦。」文藝便從這裏產生。所以厨川氏又說：『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能做到僅被在自己的心裏燒着的感激和情熱所動，像天地創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樣程度的自己表現的世界，是只有文藝而已。我們在政治生活、勞動生活、社會生活之類所到底尋不見的生命

力的無條件的發現，只有在這裏却完全存在。」要是這樣的純然爲作者個人的內在的生命力的發揮，纔是眞的文藝，而讀者對於作者所期待着的，也不外乎此。生活的感受是共通的，將這共通的感受藝術化的表現出來，雖是著者的主觀的而仍不失其感人的效用，這就因爲人類間有着普遍的屬於生的基調的融和，生出共鳴的感興來，而作者固不失其爲個人的生之色彩的表現。瞿提因苦悶而有浮司德（Faust）少年維特的煩惱（Werthers Leiden），但丁因失戀流放而有神曲，屈原因懷才不遇而有離騷天問九歌，因了作者内心的痛烈的苦悶的呻吟，象徵化的表現出來，同時也便深深的打動了讀者的心。這就因爲牠是作者最真實的自我表現與生命力的發揮，有着作者内心的獨特的體相，而不是膚淺的描寫，無聊的酬應的緣故。

在純以抒情爲目的而不受任何內容或形式上的限制的小品，個性的流露，自我的表現，是極易辦到的事。鶴見祐輔氏說：「人的真實的姿態，是顯現於日常不經意的片言隻字之中的，」這是很容易證明的。我們讀中國古代作者，如歐陽修蘇東坡的古文，頗具

着莊嚴的道學臉孔，祇覺他們是無感情的岸然道貌的學者，歐陽公且以道統自任的，令人不敢親近。但我們如果再一讀他們抒情的小詞、短牘，那種活潑的赤裸的真性情的流露，狂傲梗直的全人格的顯現，悱惻纏綿的情懷，清新高逸的辭句，幾乎使人不會承認即出之於莊嚴的道學者之手。他們具有詩人的天才，充溢着生命的力而無處發洩，便在人以為小道的小品裏不經意的偶然流露，而後世的我們，反可從這些斷編零簡裏窺出他們的真面目，這是非常可喜的事。在歐洲小品文是很發達的，尤其是在英吉利的文壇上，Essay文學，放着特殊的光彩。這以培根 (E. Bacon) 的簡潔直捷的論文爲始祖，十八世紀如愛迪生 (J. Addison) 斯台爾 (R. Steele) 十九世紀如蘭姆 (Lamb) 米特孚 (Mitford) 吉欣 (Gissing) 哈茲列德 (Wm. Hazlitt) 以及新世紀的培洛克 (H. Pellow) 契斯透頓 (G. K. Chesterton)，都有使人忘不掉的可愛的文字。厨川白村氏在論 Essay 文裏說：

『在 Essay 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彩濃

厚地表現出來。從那本質上說，是既非記述，也非說明，又不是議論。以報告爲主眼的新聞記事，是應該非人格（Impersonal）的，力避記者這人的個人底主觀的調子（Note）的。Essay 却正相反，乃是將作者的自我極端地擴大了誇張了而寫出的東西，其興味全在於人格的調子（Personal Note）。有一個學者，所以評這文體說，是將詩歌中的抒情詩行以散文的東西，倘沒有作者這人的神情浮動者就無聊。

……

又說：

『出爲自己告白的文學，用這體裁是最爲便當的。既不像戲曲和小說那樣，要操心於結構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之類，也無須像做詩歌似的勞精疲神於藝術的技巧。爲表現不僞不飾的眞的自己計，選用了這一種既是費話也是閒話的 Essay 這體的小說家、詩人和批評家，歷來很多的原因即在此。』

這兩段話，從本質上指出小品文的特點，及爲其他體裁的文藝所不能有的寫作上

的自由，即以爲這類既是費話也是閒話的體裁的文字，作者的所以多的原因，也是很理由的。

三 小品文與詩歌小說戲劇

這裏，我們還要從廣大的文藝的園地裏，爲這尚未爲多數人注意而確能獨樹一幟的小品散文，在牠姊妹行的文藝之花——詩歌、小說、戲劇——的領域內，割一席地，作爲這後起之秀的牠的發榮滋長的源泉。那就是說，所謂小品散文，和純文藝作品的詩歌、小說、戲劇，究竟有着怎樣的不同？無論是內容方面或是形式方面的，雖然在創作的原則與要素上，難有顯然區別的地方，但我們爲要更明晰的認識小品文的輪廓，關於這一點的探討，也許並不是無聊的吧？

先看朱自清先生在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的一文裏的話：

「文學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

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更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翦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

小品散文之與詩歌、小說、戲劇，確有許多難以顯然區別的地方，在內容的要素上，抒情的自我的表現這一點，便是一切文藝作品所共通的。朱先生和廚川白村氏所說，也是從體製的外形方面和寫作態度的自由與謹嚴上，指出小品散文與純文學的詩歌、小說、戲劇的異點，即以確立小品散文特殊的價值。

好像渥茲渥斯（Wordsworth）就說過，詩與散文的文辭沒有重要的區別。大多數的人認為詩與散文的區別，也祇在韻（Rime）的有無這一點。但我們知道，有最好的散文，也有著顯的韻律，幾乎比平常的詩更高尚；而所謂散詩（Blank Verse），便是無韻的，